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郁離子卷之四

牧豎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  
牧豎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豎曰  
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  
為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為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  
之道帝皇之事牧豎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  
之勲舊何狙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  
及也牧豎曰臣牧豎者也家貧無豎而為人牧豎之蕃  
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豎也舒之馬  
詰朝而放之使其踣躅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



藉朽鬻膏員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  
驩以不後臣之備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  
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豨主人怪之恒不足  
其備於是為豨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且而出之日  
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豨弗得逸則皆  
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豨也豨得  
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  
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  
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豨  
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  
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彼功利  
之君鮮不踴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  
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  
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之其心而  
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  
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  
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王之德不如仲尼  
猶霄壤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之而無合然後危于匡  
困于宋餓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  
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狙  
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豨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癡人頭沒于胛而癡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



能為用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瘿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瘿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尊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瘿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瘿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

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為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為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為疾疾而有害于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為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感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歿皆見晶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歛然薄石而



偃木鼓穹嶼而雷九淵輪旋而箕箒焉客蹇不能立俯  
而噦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  
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見也夫千乘之君坐  
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怒莫敢嬰  
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  
之傲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  
不知風之可畏乎慎兢觀于吕梁見其觸石而皝沫也  
曳足而走曰吾何為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為知  
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  
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  
之可畏者未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圍人之子食鯀而弗哭司城子問之曰  
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為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  
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  
死鯀給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  
是為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  
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鯀給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  
之徒也而不知圍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  
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  
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



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文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  
藤蘿以為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  
皆喑喑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  
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是拙而不  
能舉目運而不敢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  
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  
犴而不憚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  
無餘以教僕矣

勇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願無所得馬歸而  
悅形于色一少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  
而與俱適市就馬換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

而若鳧窮忙抱鞍而號旋于馬腹之  
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  
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  
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  
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  
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  
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  
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刃也哉聖人知其  
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



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鮌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鮌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于邑侯請以其利共邑侯以其情通于國侯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人亦譏相與為謔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

並起為讎逾國備皆稱鬼王與令尹謀殺巫以  
藝父熊鰲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  
與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佛其情必  
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才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  
况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  
以禦之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講禍而不避亢亢而後  
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  
羣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  
選縣公平庶微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  
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  
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



乃尸巫而藝鬼無一人敢復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于魯之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  
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人格姦有諸展  
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  
其兄以入還而坐揚之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  
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也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  
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  
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  
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道其惡小人無此三者而弟  
頭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

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  
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其妻孥蕪其土田割  
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  
是橫行于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  
始吾謂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  
隱于柳下而別其族曰柳下氏

楚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  
觀而妬之恥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芋栗以往  
筵張而猴出衆賓凝眸左右皆蹈節巴童怡然揮袖而  
出其芋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楚人呵  
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



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猶已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擬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蘇轍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潦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于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潦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召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為其生乎人皆嫉嫉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用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比人



為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為使乎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于惟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于坻又不如鴻與鴈乎掉羽而飛何不使之為土為石乎而彊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子之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為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涖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于聲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是尾

者

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皆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羣羽族之駸然集也趨然忘其身之為鳩也几然而鷹鳴焉郡鳥皆翕伏久之有鳥鬻薄而闕之見其爪嘴羽毛皆鴻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闕則爪與嘴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與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葛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



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苦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  
絳苟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  
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  
比離公之智不如螳螳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  
徙徙各執其事有蚍者負其蚍無相以也今為國而不  
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飢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  
于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  
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為客而亡其主  
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  
辨識其何者為主何者為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

乎矣夫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  
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  
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  
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  
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  
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脅拉齒葉于箕中而後相秦  
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  
其當與枯茨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先釋煥赫使人仰  
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暮也則亦已  
矣故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櫓若以為晚



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狝獾稻梁飽其鴻鴈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狝獾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梁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狝獾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

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闕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極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未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祀典達關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獾力本無貨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為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



養禽獸者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繆範之以王之禁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舖饈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坊冰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為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為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蠍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萑篚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為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為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瘼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為異端者以習物為有罪報而大



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為之容私於其身為之而不顧其為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与群臣夜飲有鷓鴣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鳥妖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

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闡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于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于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于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為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



華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  
迎合自以為大忠於王而不知為王集天下之怒牧野  
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亡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  
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為之民  
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恐  
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  
去楚二乃大弱于秦

熊螫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間也及其之宋宋  
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  
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螫父曰子亦嘗學樂  
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啟然後

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饒鉦和以  
羯鼓雖有鳴球磬莞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  
蟄而鳴于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于鄉晨而鳴于宵中  
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  
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  
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  
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二卒有天下由是  
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  
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  
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



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  
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  
天者釋其雙言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  
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  
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  
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桔于文以誤天  
下也舜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  
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以其來格而遂為之哉  
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  
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則非  
曰誕敷文德而遂施其伐苗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

即上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  
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為幸而  
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慙哉

盜犖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  
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犖焉郁離子  
曰是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  
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  
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雜以焚之禾滅而  
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為為稂稻化為稗胥顧以  
餒乃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



是女罪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蜩蟬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曠漑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為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飢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蜩以為食蜩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飢焉皆訴于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餘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翦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 神仙第十五

虺韋問于羅離子奇曰或稱神僊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為不能惟變故神仙人之變惟者也惟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脩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



僂為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  
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  
群而不能超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主  
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  
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  
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  
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  
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  
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  
中晷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

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  
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  
則昏可明狂可倍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  
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為惡德而惡  
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為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  
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  
以至于今幾千萬年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  
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  
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  
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



變不測萬一亦有寃離其寃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  
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着木然寃其  
酸體其炭也人死之寃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酸安  
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為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  
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  
為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虜乎曰是則同氣  
相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夫遂向日可以  
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  
皇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  
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虜矣故廟則人鬼享  
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

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為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  
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  
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  
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  
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  
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  
煇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  
欺與媚而况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  
官污吏姦胥悍卒即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為富而  
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



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矣

郁離子觀于嶽祠悵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于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為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鯢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刑之變羞蟹脚而珍桂蠹貢以為方物不受則疑以狄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我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汚惡潔衆枉惡直衆情惡也故中國以夷狄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第十六

虎逐麋麋奔而闕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真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



有離子卷四 十九  
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  
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于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  
雖虎之真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為貪而暴者  
之永鑒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突不勝則齧其  
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  
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民猶鵠也射  
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  
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  
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  
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  
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  
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  
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  
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  
大怒則大違雖以劔挺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  
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  
其缺振其怠而提其暇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  
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出  
之申申不覆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  
戮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



以為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予鄰之叟也富而畜吾將與若牲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畜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牲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牲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為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為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舜而攻之誰其

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天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勢有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執至力足而有所不為然後為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悖悖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為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手自以為得而不知以其身為怨海亦奚益哉昔



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  
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履唐蒙曰樸  
不材木也蒼而鬻松根曰髓而生伏苓是惟百藥之君  
神農之兩師食之以僊其膏人土是為琥珀爰與水玉  
琅玕同為重寶其幹聳壑而下霄其枝膠流其葉扶踈  
爰有百藥絃莞之音吾舍是無以醜矣薜荔曰信美然  
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  
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劊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難今以  
百尺梢雲之木不生于窮澁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  
然于眾覲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成不以

矣乃葛而附于樸鑽蟻螬之穴必入其條纏其心而出  
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幹悉屬于薜荔中虛而  
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為雪宮之  
梁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為鬼  
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  
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侮之曰鬼實取之也中  
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亡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  
以為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  
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  
乃遇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



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  
解雖謂之曰高實為之弗信也故曰謙不自來因疑而  
來問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救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  
不顧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  
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  
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  
餘則蚊蚋皆聚而啞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  
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僮子佻夫庸奴賤皂  
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  
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顧之者未之思也矧敢斬乎

北門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管於是室  
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  
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

極而後治之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顧定而為之制然後  
彊無梗無問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  
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恣上故  
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  
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為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  
害也故民猶馬也既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  
莫不振鬣而奔風札鳴而牡應嘶馳蹏突惟意齊如不



可逐而馬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踈足飢不得秣  
倦不得息踰數百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圍人而  
欲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  
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為之謂之躁時至而不  
為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  
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  
以為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為酒惟  
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  
山者主酒家取其精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  
也魯人飲之皆以為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

問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子之糟液也今子以佛  
在予可也吾恐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  
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  
於夢寐之非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  
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  
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  
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  
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蠶見之三辰六  
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  
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  
索其故枯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為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鄒南之後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之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以爵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揚而不為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為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美蘆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美蘆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



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蘆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  
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此而之之也昔楚昭王出  
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  
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  
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  
為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  
亦以為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  
如焉鬼狎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  
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為不可測者自以為不可測  
而不知其為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

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庚左右指使進  
退如後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  
竊而佩之行遇虎于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  
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  
以為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  
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  
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  
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  
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



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况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感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為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猴採茅徑不開草屋蕭



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覩玉色之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芻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留春清館含秋高欄榻轍以暈塞曾臺駁宿以雲浮虹芳檀以承衡獸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澌而水波天華卉暉而冬敷秀木脩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兮如閭闔之開忽兮若篔簹之音於是乎曼日蛾眉窈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逶啓肆金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

麋燔鹿膾王珧唯比目鱠躍湍之魴炙拂雲之鷓羹日窟之兔肺肺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以蘋桂之蕒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益蜜丹荔凝指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瓠肥既飫清臙乃薦踐笙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嬉金缸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膠以叫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慎不類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黝々冥冥山岵岵亭亭蜜々堂堂畜陰洩陽木則女貞石楠合歡櫻榴桐栢楓檣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



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  
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芍蘭菫蘅艾蔣  
蒲菰蘋萍浮生丹莒抱木以垂翹薜荔綠崖以舒榮蔚  
披離以琴纒激迅飈以揚馨鳥則白鷓黃鶯翠鷓錦雞  
敷羽翰搗文章韡々煌々若彤霞之出商雲魚則赤鯉  
白鯪鯪鯽鯪鱗紫鰭吹瀾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搖  
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懋芳亭酌瓊卮携佳人  
泛漣漪擾鳧醫發棹謳釣游鯖弋潛龜奏豔歌賦新詩  
邀姮娥于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  
子曰冲尼曰樂逸游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二節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二江

之津舳舻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庚  
居大宛出馬溼洼流玉崑崙袁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  
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僞氓穿曾交  
趾絞室蜃市北陟無閭代恒陰山北庭卑耳孤竹萬里  
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麓谷韞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  
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驪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  
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瑤琳琪樹琅玕王母  
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璫璫瓏瓏駘閃虎睛獫狁旄牛師  
類之毛髮鬣披裘以素纛以纓珊瑚海栢若木非木若玉  
非玉蕭森捺索葩扭籜落其采有柅沉檀羅縠腦麝之  
香郁烈芬芳苾蒨翻醞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鍾乳丹沙



金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為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的燦暉光豆冠胡椒革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所珍甘蕉木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寢暑攸宜翡翠鸕鷀綵羽繡翰玳瑁之龜蠟質漆平鼠毛之布焚之炎又振之如霏丹蝦之須勁若抽虹煖爛晶然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絨青狸赤豹之皮獬狢雌狌修毛髮鬘媿媿蒙茸洵美且溫駝毳羔絨細若遊絲軟若表綿丹參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蜀錦戎擅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戍市所止成屢於是乎饒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鍾穿岷

聲翻九幽萬竈歎煙結為蒼雲蜚艇蠻舸出沒風濤罔觸鯨曳鯉鯁舉赤鱗絡氏人鈎鼉鼉繒鯨鯢止水母鑿蠓蠓擒化鯤繫翔鯨留鮪麗麗牽鮑罌鱸繫鱗引鯉掣鰐連鮫枕丁膠乙兼取並積鏃骨皮箴磨鱗刮甲齒牙鋒鏑以函以戟雍甃鮓乘鱗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璟閃日燦月匣不能悶土不能蝕可以易旣回祥傾城奪國吾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願也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闡闡以當中爰重門之崢嶸甃以龍石植以栝栢牖以魚鱗洞朗八櫺左右蜂房奕奕翼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陞除鳴騶導以升階



高坐華裯尊嚴若神卒列貌貅吏排鴈行肅肅踰踰秩秩如也聽效傳聲神撫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頤而瞻者踟躕千人離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若秋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款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贏金慷慨辭家踴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為之駭汗虎士為之吐舌於是出辭成法建畫為律條九章以富國發

六奇以制敵陽謀陰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八月蓋樽里不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嗑則寒谷生春聲歎折五兵談笑却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壘暴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驚以駃騠服以駒駘造父御戎烏獲為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鬪息然殺谷旬丘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耀冬冰燁煜晨星純鈎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在子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



彌而躡甲吞羽黃間谿子時力距忝九牛引挽發若雷  
吼於是非白羽如荼赤羽如葢大旆鏗旗植以玄戈建  
九旂之霓旂蔚雲旋而焱廻山陵為之低昂太陽為之  
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虎翕張屹兮如  
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  
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  
可以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  
生剖頑燭冥窈窈惛惛蕩掃六淫寂々默々滌除百惑  
如翦草萊不遺一莠如龍用壯莫我敵嘗不震不搖障

醫自消不煉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  
山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  
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  
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僕  
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々分為乾坤乾坤翕闔結為日月日月  
代明播為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為人玄黃兩間獨為物  
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  
訣曰穆清濛兮汾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  
蟲蛇部署眾神兮集予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  
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為孝子收六區兮



歸一握仁靈靈首乃拔乘應龍兮入寥廓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既沒孔子道塞九流揚墨百家並出淫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毒恫疑恐惑變幻白黑如疾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繁紆迴適以蠱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為籩廬蒸首為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為以耀以夸使人深之如膏吞之如鈎虛浮譎詭誑生同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迷生之曲躐靈世之巨竭也方今威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擄捨降魄流精為驅為豺為蛟為蛇犬失其主化為封狼豕豕瓜瓜...

茹肉淫淫濟二沉膏膩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為樂娛遊為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肆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涂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傲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頤頰發赤目眦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為弟子幸甚至哉服膺無斁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郁離子卷之四

